

青视野

中老年题材微短剧——

如何从“有剧可看”到“有好剧可看”

■ 翁旭东

近几年，微短剧凭借轻量化、快节奏、低成本的传播特征“狂飙突进”，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与难以估量的影响力。特别是自2024年以来，随着《闪婚老伴是豪门》《我和女儿坐同桌》《退休返聘之一鸣惊人》《金榜题名之母凭子贵》等一系列银龄题材微短剧的走红，被认为年轻人热衷的微短剧正越来越受到中老年群体的追捧，在线追剧已实实在在成为数字化语境下中老年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菜市场里的“复仇爽剧”、广场舞背后的“黄昏恋曲”、小区楼道中的“婆媳兵法”，成为银发群体茶余饭后的主要话题。

除了强大的用户黏性与变现能力，中老年题材微短剧得以成为当下媒介热点事件，更与其掀起的激烈讨论密切相关。微短剧是“内容适老”还是“流量围猎”？是中老年人的“精神大餐”还是“网络鸦片”？如果仅就中老年微短剧这一新兴赛道的当前发展做静态式分析，我们很可能错失对其社会文化意义与长效价值的深入认识：作为一种能够激活银发群体数字文化消费活力的网络艺术形态，微短剧为“文化适老”的内容生产与产业发展描摹出一种颇具潜力的路径，通过荧屏叙事，它实现了对中老年群体主体性的寻回。

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银发叙事

在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中，我国的网络视听行业一直重在为年轻群体服务，在较为流行的网络剧集、网络综艺中，出场不多的中老年人往往沦为年轻主角的陪衬。中老年题材微短剧的出现，打破了网络视听内容生产对中老年群体的结构性忽视，它们将这一群体作为故事主角，讲述独属于这一年龄阶段的爱情、选择、立场与梦想，从而构建起多元而又丰富的主体叙事，实现对中老年群体自我价值的确认与彰显。贴近生活的情节，如同自己影子的主角，自然更容易让中老年用户产生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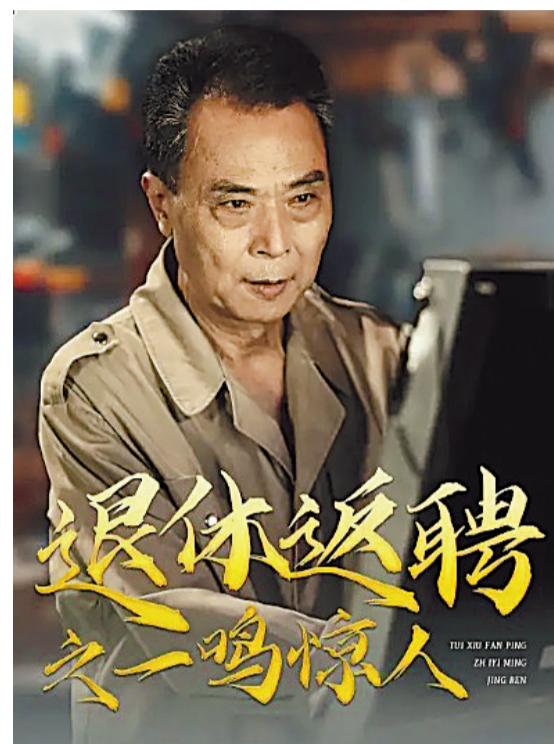
中老年微短剧的流行，在于它对中老年群体的情感进行了称心如意的“按摩”。由于社交萎缩、缺少陪伴、家庭地位变化等因素，中老年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面临较为显著的情感空缺问题，一方面需要关怀与尊重，另一方面也渴望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于心理孤独、社交范围有限的银发群体而言，微短剧有效慰藉了他们的情感需求，以更为立体和戏剧性的手法，唤起他们生动的灵魂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他们的精神和感情生活带来久违的兴奋与活力。

中老年题材微短剧的走红，还得益于日益成熟的产业化。经过多年模式探索、经验沉淀与市场培育，我国微短剧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在剧本、拍摄、技术、运维等方面逐渐形成相对成型的生产模式。比如《闪婚老伴是豪门》一剧，在情节与人物上就沿用了先前面向年轻受众取得成功的作品《我只每天都想父凭子贵》的叙事模式，辅以对标传统影视剧的专业化制作水准，从而引发银发用户的追剧潮。

爽感泡沫下的流量隐忧

当微短剧的大风快速而猛烈地吹向银发一族的同时，流量之下的多重隐忧也逐渐凸显。

一是同质化、套路化严重。尽管中老年微短剧属



于垂直领域，但内容题材仍大多集中在“甜宠”“豪门”“霸总”“重生”等类型。同一类型的中老年微短剧剧情和人物又往往高度雷同，甚至故事情节按照5秒出现冲突、30秒铺垫矛盾、最后10秒产生惊天反转的“爆款”公式展开。当用户逐渐熟悉创作者的套路，便会觉得很快失去对微短剧的兴趣与热情；而当创作者逐渐满足于靠“模版”进行批量生产时，行业创新发展的劲头也将消磨殆尽。

二是剧情悬浮、价值遮蔽。为刻意营造“爽感”，吸引用户眼球，不少中老年微短剧没有逻辑、不讲常识，靠生硬的转折刺激中老年群体的情绪。代际冲突、婆媳矛盾、夫妻不和、抢夺家产等“夺眼球”的元素被当作剧情万金油，甚至有一些微短剧教唆老年人“卖房卖车环游世界”“生孙子才给带孩子”等，本该温暖的银发叙事在“流量为王”的逻辑下传递出低俗、扭曲的价值观。而当这些蓄意激化矛盾的剧情和脸谱化的人物反复出现在短剧中，难免会影响中老年群体对于现实生活认识，给个人生活平添烦恼与矛盾。

三是付费订阅套路重重。中老年微短剧不仅“吸睛”，还在悄无声息地“吸金”。一般这些微短剧播放到一定集数后，便需要用户通过充值解锁剧情，有的并未标明解锁全剧的费用，而随着中老年用户在不清楚订阅规则的情况下，不断解锁剧情，交的费用也越来越多，甚至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自动续费。付费连环套、规则不透明、充值容易退款难等问题的出现，不仅让中老年用户望而却步，更严重阻碍了微短剧市场的良性发展。

打造精品与产业协同是突围之路

当前中老年题材微短剧的走红，很大程度上是类型化微短剧转换赛道后所迎来的一波时间红利。要推

动中老年题材微短剧从野蛮生长走向长效繁荣，更好地推动银发文化产业发展，还需踏实地推进微短剧内容供给的适老化改造，引导向上、向善、向美的创作，建构真正理解、尊重、治愈中老年受众的内容生态。

坚持引领大于迎合。中老年题材微短剧创作不能一味迎合市场与用户，只生产中老年群体的“电子多巴胺”，更要提供滋养内心世界的“精神维生素”，着力对微短剧的内容生产进行价值重构。微短剧创作须更加注重思想深度与文化品格，传递积极价值观，在满足中老年群体娱乐需求的同时实现文化引领，帮助银发群体拓宽视野、提升审美，构建健康向上的数字文化生活。

向大流量要高质量。微短剧创作不应止步于让老年人“有剧可看”，而应向“有好剧可看”进阶，进一步走精品化创作与创新之路。中老年题材微短剧既要充满浪漫主义情怀，也要兼具现实主义精神，在立足国情、贴近我国中老年群体生活的同时，塑造具有烟火气与人情味的审美格调。

推动微短剧向“微短剧+”发展。中老年题材微短剧产业的发展要置于银发经济的整体生态进行全盘考量，依托微短剧灵活、多元的内容植入与流量营销的特点，与其他产业进行融合创新，构建“微短剧+”的产业协同机制，从而让微短剧真正成为银发经济的重要市场与强劲动力，带动银发经济产业的多维发展。

当前，我国已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银发群体的文化需求与文化消费显著提升。可以预见的是，逐步走向成熟、规范、优质、可持续发展的中老年微短剧将在丰富银龄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助力银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场始于娱乐的屏幕变革，定会成为数字时代提高老年群体的幸福指数的重要方式。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

在文字中回望故乡
——谈林为攀的小说创作

■ 肖千超

我十年前认识了林为攀，后来在鲁迅文学院又碰上了。他写书的速度不慢，差不多一年一本，常在各大文学杂志上露面。这几年，他的创作又持续发力，其作品更加注重情感的内敛与细节的打磨，具体到他最新出版的《搭萨》，则呈现出平凡生活的新滋味。

林为攀在文学作品中回望故乡，可他的故乡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而是精神原乡。他的作品像一面镜子，清清楚楚地映出上杭县古楼村的山山水水，也悄悄透出他内心的迷雾和念想。从《驯小说的人》到《偶合家庭》，再到最新的《搭萨》，他一直在故事里重塑属于他的“上杭县”。读他的作品，你能看到一种回望，那是对故乡的深情凝视，也是他在漂泊中摸索自己是谁、属于哪里的过程。对他来说，故乡必然不会是地图上那个死板的标记，而是被回忆、感情和想象反复打磨出来的地方。因此，在他的文字中，虽有一种长途跋涉后返乡的些许疲惫，却又藏不住那份回到故乡亲切。

在《驯小说的人》里，传统和现代在人物命运里擦出火花。《万物春生》更深一层，看向自然和社会夹缝里生命的倔强和脆弱。到了《搭萨》，他的笔锋又变了味，转向了那些更细微、更日常的乡村生活片段。他用一种近乎平静的笔调，把目光投

向村子里那些不起眼却充满生命力的细节，重新勾勒出故乡的模样，也让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关系变得更真实、更贴近。小说集《搭萨》里的故事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也没有宏大的时代背景，它更像是一本日记，记录着古楼村里那些琐碎却耐人寻味的日常。林为攀在《玲珑七窍心》里写傀儡戏，写老师傅怎么教徒弟，松姑为什么告别家乡；在同名小说《搭萨》里写到黄泥路，黄泥路上朴实父亲的两只脚与电线上的三只燕子构成了“兴”字，兴旺了一个贫苦人家。这些“鸟毛蒜皮”的事儿，在他笔下有了温度。又比如《沙漏》写了一个老木匠，守着祖传的手艺修补破旧的家具，那些桌椅板凳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他修的不仅是物件，更像是修补村里人共同的记忆。林为攀没急着给这些故事套上什么深刻的哲理，而是让它们自然流淌，静静地散发出生活的气息。这一切让人感觉林为攀不再像以前那样急着“拯救”故乡，也不再用满满的怀旧情绪把过去锁在记忆里。他好像开始用一种更放松、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故乡的变迁。

《搭萨》更像是一场轻声细语的聊天，林为攀在跟故乡聊天，也跟自己聊天。他不再纠结于故乡跟外面的世界有多大的冲突，而是把目光转向那些不起眼的小事：一棵树、一顿饭、一

次闲聊等细节是怎么撑起一个家、一个村、一个人的一生。林为攀的写作有种特别的张力，他在都市里找灵感，又总在上杭县的泥土里扎根。他写那些在时代变迁里挣扎的小人物，那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仍有喜怒哀乐的灵魂，既是故乡的影子，也是人性的写照。他用文字勾勒人物，让他们在故乡的背景下浮现，又在读者眼前慢慢淡去。这种沉稳，就是他作品的力量所在。故乡在他手里，既是记忆里的乐园，也是眼前的困境；既是心里的归处，也是漂泊的起点。这种复杂的情感让他他的书写不只是讲述一个地方，而是升华对人生的深思。他的“上杭县”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故乡，也是每个在现代洪流里漂泊的人的心灵归属地。

当然，林为攀有时候会钻得太深，细节往往堆得过多，故事节奏也会受到干扰，不过这些问题盖不住他作品的光芒。他的文字有种沉甸甸的真诚，那是对文学的敬意，也是对故乡的问候。在他的小说中，读者能跟着他一起感受故乡的温暖和力量，体会漂泊中寻找归属的那份执着。也许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在字里行间找到共鸣，找到那个总在路上的故乡，也找到那个不熟悉的自己。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5年5月，改编自李娟同名散文集的迷你剧《我的阿勒泰》开播一周年，“从没想过我的阿勒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等话题，再度成为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热门话题。《我的阿勒泰》图书、影视及文旅的融合，让“阿勒泰”成为2024年度的现象级热词，原著图书年销量更是超百万册。《我的阿勒泰》这样持续的热度不免让人好奇：这部散文集为何能够长久吸引人们关注？相对于人们熟悉的新疆自然乡土风貌，李娟的书写是否具有一个全新的视角？

实现心与心的连接

人们之所以会喜欢《我的阿勒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李娟以全新的散文笔法与观察视角完成了一次跳跃，跃向自己对阿勒泰地区的亲见。当其他人还在聚焦于书写哈萨克牧民的独特性时，李娟转而讲述那些共通的欢乐、忧虑与希望。

也许有人会说，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与众不同的。的确，如今人们更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因为在当下，注意力被视为一种稀缺资源。为了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大数据会根据个人的网络活动和兴趣偏好，精准地推送用户感兴趣的信息内容。不仅如此，大数据还可以揭示个人尚未意识到的兴趣点，为其提供新的刺激与安慰。你会看到人们在网络上花费的时间惊人，媒介娱乐和信息获取占用了大量可支配的时间，这极大地挤占了人们用心交流的时间。以往那些借由思想、感情和行动建立人际关系的优势似乎在渐渐消失，来自倾听和体察的心心相系，现在却逐渐转移为电子问候。持续不断地在信息中构建个人成长，让人感到既紧张又焦虑，生怕注意力没有精准配置到重要信息上，以致错过新思想或新见解。倘若这种紧张情绪继续下去，个人生活回不到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那么生活很容易陷入孤立的状态，人们终将劳形苦心、疲惫不堪，感情和信任也难免受到影响。

而《我的阿勒泰》就好像是一种号召，号召人们重新设定视角来看待世界。它教会我们该如何将关注自己与关注社会相结合，给生活注入自信与活力，学会与世界展开新的联系，真正去开创个人广阔的成长空间。李娟在描写个人生活中的阿勒泰时，寻找着扎根于自己脚下这片大地的意义与价值。正因如此，她才能提供一种特别的话语方式——关于自己的深刻体验，这为她挣脱书写阿勒泰的固有方式创造了新的价值判断和文学经验。

书写一种永恒的诗意图生活

在《我的阿勒泰》中，李娟敞开了她诗意的心灵世界。从《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通往滴水泉的路》到《河边空旷的土地》《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总有一种力量透过李娟那不着痕迹的艺术描写凸显出来，这就是天地给予她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并没有与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对应，然而，眼前通达无碍的旷野、悄然无声的滴水泉，浩荡有力的春风、水草丰美的夏牧场等足以显示生命力的持久旺盛。李娟的生活之路是一段与山水紧密相连的旅程，她沿着戈壁起伏不定的地势行走，穿越春夏秋冬，在明媚的阳光下，与拄杖的外婆享受快乐，听着小伙子们的手风琴声，目送一只啄木鸟远去。李娟把阿勒泰看作一个纯粹的生活之地，一个可以容纳世间一切生命情感的空间。

在李娟的描述中，人们不再把阿勒泰想象成一个遥远的陌生之地。她在四季中转场生活、徒步大地、向天而行，自始至终都带着崇高的激情，紧紧跟随哈萨克牧民的脚步，所有的脚印都在朝一个共同的方向聚合，所有的人和动物都要沿着一条特定的路线努力。透过李娟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负载在每一条牧道上人类耐力的极限，还有在严寒和酷暑中升腾的极为细腻的情感和审美经验。牧人们穿梭在晨昏暮影之中，神秘的歌颂浮动在漫漫前途之上，牵出了一个民族的古往今来。这是一个民族不同寻常的动力和激情——它世俗又诗意、深沉又活跃、昂扬又谦虚。李娟建立起与自然、族群的各种联系，发展出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从而给予个人一个稳定的立足之处和持续进步的可靠前景。她说，除非我真正地爱上阿勒泰，决心永远生活在阿勒泰，否则我就永远不可能拥有一匹马。李娟对于生活的认识，使自己赢得了信仰的力量和行动的决心。读者之所以喜欢李娟笔下的阿勒泰，是因为我们希望摆脱精致包裹的生活，挣脱臃肿的电子世界，投入到与山海大地的爱恋中，和一种无限而纯净的生活相拥。

李娟由迁徙延伸出来的生命精神和人生信仰，让人们感动不已。在哈萨克人眼里，只有依靠脚力才能撬动地球、抵达远方，只有战胜荒野、严寒与艰险，才能从历史穿越而来，只有团结合作、相互支持，才能维系族群的稳定和久安。李娟在具象化的生活中把历史和民族发展的复杂内容揭示出来，呈现了岁月的轨迹和生命的运动。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观念(FJ2023B010)”阶段性成果]



「我的阿勒泰」为何如此迷人

郑斯扬

迷你剧《我的阿勒泰》开播一周年